

★啼笑皆非  
□俞璐洋



## 领导接水

早上到了公司，我立即端起水杯去水房，到了水房看到王经理弯着腰正在接水。说实话我挺怕他，人长得恶不说，对员工还很苛刻。

但人家终究是领导，我客气地跟王经理打了个招呼之后，就规规矩矩立在了他身后，安心等领导接水。

王经理接完了水扭头要走，一不小心端水杯的胳膊碰到了我身上，水杯里刚接的开水溅到了我的胳膊上，我立马让开水给烫得喊出声来。

王经理赶忙关心地问我：“小俞，没事吧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一边捂着被烫的地方，一边强挤出笑容说：“不烫不烫，一点儿也不烫！”

王经理直了直身子，一脸怒气地说：“这个老王太不像话了，今天这水又没烧开！”

★立此存照  
□王秀荣

## 还价

老公大大咧咧，买什么都不还价。与之相反，我的还价技巧在小区里首屈一指，小商贩们都知道我的鼎鼎大名，人人都惧我三分。

昨天，我和老公在小区遛弯儿。这时，听见有小贩高喊：“扫帚便宜了，6块钱一把。”想到家里的扫帚都快坏了，老公提出买一把，我说：“算了，还是我去买吧，你买的话又得多花钱。”听了我的话，老公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别小看我，我保证，绝对5块钱拿下。”说着，他走到小贩面前，说：“5块钱，我要一把。”小贩坚决不干，老公见好说歹说都不行，他猛回头指着我，对小贩说：“我再说最后一次，5块钱，如果你再不卖给我，我就叫我老婆来还价，到那时你连5块钱都拿不到手，你信不信？”

小贩看了看他背后的我，无奈地说：“你拿走吧，5块钱我认了。”

## 会哭就没什么！

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，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。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，他的诗充满幻想。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：妈妈病危，给爸爸打电话。

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画圈儿，做拨电话状。写到这儿，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。

我爸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，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，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。这个名字学问太深了，“汎”，字典里没有，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。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，叫“送饭”。

又转回那天的三试考场，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她我妈病了，手指在空中急急画圈儿。

“喂？请问宋汎在吗？”

“扑哧”一声，我听见底下有人小声在笑。该死！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。这时候蓝天野老师扮演电话中的对方说：“你

★一地鸡毛  
□一扬

## 气死谁

周六中午，我和老婆一起从商场购物出来，老远就发现有一人弯着腰在捣鼓我自行车后轱辘上的那把“气死贼”。偷车贼！本想冲上去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正是检验“气死贼”的最佳时机，我倒要看看这把锁是否真像车老板吹嘘的那样经得起撬。于是，我给老婆使了个眼色，暂时按兵不动，若贼真撬开车锁再动手。

偷车贼满头是汗，任凭他怎么摆弄，那把锁毫发未损。可能是怕时间长引起注意，最后，那个偷车贼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，悻悻地踢了一脚我的自行车，转身离去。

目睹了全过程，我暗自高兴，“气死贼”不虚此名，以后再也不用为自行车的安全而提心吊胆了。我边想边掏出钥匙去开锁，可插了几下，就是插不进去。仔细一瞅，原来刚才那个小偷因偷盗不成，气急败坏之余往我的车锁孔内塞了根牙签。我的肺都给气炸了，后悔刚才没及时制止这个卑鄙无耻的偷车贼。

好在车不重，我只好一手握住车把，一手提起后轱辘，推着车去车摊。

刚走出不远，一位身穿制服的保安截住了我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，把车给我放下。”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的车凭什么给你放下？”保安得意一笑：“你的车？那为什么不把车锁打开骑着走？这是你们一贯伎俩，我见多了。”正要解释，性急的老婆忙上来帮腔：“这车真是我们的，我老公前几天才买的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保安一把扯住了我老婆：“哟，还是对鸳鸯大盗啊。是不是你们的车，跟我到派出所后就清楚了。”

★家有仙妻  
□张志强

## 电话按键

上周我和老婆因为一点小事吵了一架，老婆一生气回了娘家。这几天我一有空就不停地给老婆打电话，想争取老婆的谅解。可老婆是个倔脾气，不但不原谅我，还威吓我说要离婚。

昨天趁单位领导不在，我又坐到电话机旁给老婆打起了电话。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任凭我怎么道歉，老婆还是没有原谅我的意思。我有点儿急了，冲着话筒大声问道：“那你说，咱俩的关系到底还有没有戏？”

停了一会儿，就听电话那头老婆幽幽地说：“你看见电话机右下角的那个按键了吗？咱俩的关系就像那个按键一样！”

我急忙低头看了看电话按键，右下角的按键居然是免提键。我咬牙切齿地对老婆说：“我看到了，是免提键。你的意思是说咱俩的关系免提了是吧？难道因为这么点小事，你就真的要离婚？”

我这么一问，倒把老婆问急了：“谁说要和你离婚了？我的意思是说咱俩的关系得从头再来，都怪你单位的破电话机，右下角的那个按键怎么会是‘免提’呢？我这部电话机右下角的按键是‘重拨’……”

★上行下效  
□史艳红

## 配合教育

几个学生向我反映了几次，说班长周大军在宿舍偷着吸烟。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他，可他就是不改。周一晚上，他又溜到教室后边的水塔旁边抽烟去了。

昨天早上，我给周大军的家长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来学校一起配合教育。周大军的父亲二话没说，骑着摩托车就急急忙忙赶来了。

在办公室里，我苦口婆心地给周大军上了一课。我拿出“戒烟日”那天的一份报纸上的数据跟周大军说：“你小小年纪就学着抽烟，你知不知道，一支烟中的尼古丁可毒死一只老鼠，25支烟中的尼古丁可毒死一头牛，40~60毫克的尼古丁可毒死一个人……”周大军的父亲有些生气地冲周大军吼道：“你怎么一点都不学好，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”见周大军低头不语，我又接着跟他讲起了青少年吸烟的种种害处……

周大军的父亲对我的这种说服性教育像是比较满意，听了一会儿，就很放心地小心翼翼出去了。

可正当我讲得起劲儿的时候，没想到从外边进来的李老师苦笑着跟我说：“怎么剩你一个人了还在这里白费口舌，他父亲‘蹲’卫生间抽烟去了！”

★原来如此  
□周士财



前几天，老总让我订做一副公司名称的挂牌，准备在公司搬进新的综合楼后使用。

市场上有好几家制作匾牌的作坊，所报的价位也高低不等。在一家作坊内，我看到墙上挂有一块刻着“质量信得过单位”的匾，看来这家作坊的技术更加值得信任一些。虽然他们的报价有些偏高，但只要能做出高质量的挂牌，给公司增光添彩，即使多花一些钱，老总也不会批评我的。

昨天，我和司机小程去取挂牌，却发现他们做的质量实在太差，和我们的要求相差甚远。多掏点钱无所谓，却做出这种质量的牌子，让我怎么向老总交差？气得我指着他们墙上的那副“质量信得过单位”的匾说：“你们这儿哪里是‘质量信得过单位’嘛，简直是欺人！”

没想到，做活的小伙计慢悠悠地说：“谁说我们是质量信得过单位了？那是我们给别人做的匾！” 本版插图 孙昱

宋丹丹情感自述  
(二十四)

本书原名《幸福深处》。宋丹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和婚姻，对亲情和友情的记述也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。她的父母、兄姐和孩子们都是最可爱的主角，甚至先生的前妻也是她的知心密友。他们的日子其乐融融，读来令人开怀而温暖。同时，她还为她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——黄宏、赵本山、濮存昕——倾注了很多的笔墨和真情。

打错了。”语气缓慢沉着。

我又重拨一遍，再问：“喂？请问宋汎在吗？”

这一次，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又对着“电话”说：

“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？”

又等了一会儿，我想象“电话”那一端“爸爸”应该已经过来了。

“爸，我妈病了，住院了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我竟然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，可能是紧张，也可能是委屈……

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，那么自然地进入了“规定情境”。考试那几天，我妈刚

巧因为破伤风住进了医院，所以连素材都是现成的，让我由着性子发挥，渐入佳境。

我实在不能忘记那最后一刻，要和“爸爸”挂电话的时候，不知是喜剧天分还是童心未泯，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抽泣道：“爸，你快……快回来吧，来的时候给我带……

话音刚落，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，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。

听到他们笑，我突然有了种预感：成了！我会哭，会哭就没问题了！

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，我心情奇好，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。

6月30日，人艺发榜，“宋丹丹”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。晚上，我爸爸下班回来，买了一大堆好吃的，光酸奶就不止两瓶。

“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！”这是他进门说的第一句话，“今天早上，我一进办公室，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‘喜盈门’仨大字，占一整版。太吉利了！我当时就一动心思——今天家里准有喜事！”

您瞧，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，电影《喜盈门》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郑重其事地开始减肥。我要和李婉芬老师的预言作斗争。半年以后我再回家，已经成了个标

## 连载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“好”，并不因为它“像”，画竹子很容易，寥寥几笔，但郑板桥的竹子透着作者的胸怀和品位，画如其人。

看于是之老师表演，我渐渐悟到，戏演得好，倚仗的是“术”和“道”。“术”是技术，唱歌、跳舞、节奏感、幽默感；“道”则是认知，你对世界的认知，对人和事物的认知。

于是之老师在《茶馆》里扮演王利发，教人一看便知，这是一个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在诠释一个小市民，这个人物有文学性，有表演者赋予的很多定义。如果找一个真正的茶馆老板来演他自己，结果一定是另外一回事。

所以在我们结婚8周年的庆典上，在我自己虚设的“奥斯卡”仪式中，我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张旗。她的一个偶然举动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使20岁的险些去卖了酱油的我峰回路转走进艺术的殿堂，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好恶和趣味，慢慢成为了今天的我。

张旗帮我垫的那两块钱我至今欠着。利滚利情生情，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了。